



海上语丝

主编 金丹元

葛红兵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心灵的 课堂

海上语丝



心灵的 课堂

葛红兵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课堂/葛红兵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5

(海上语丝/金丹元主编)

ISBN 7-222-03461-7

I. 心... II. 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566 号

海上语丝——心灵的课堂

主编: 金丹元

作者: 葛红兵

插图: 张永宁

责任编辑: 钱 雯

美术设计: 王玉辉

张力山

王睿韬

责任印制: 马跃武

心灵的课堂

葛红兵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邮编: 650034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5 千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3461-7/1 · 1000

定价: 14.5 元

总 序



“语丝”本是一种旧形式，老栏目，不仅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已出现，鲁迅还特别喜欢，而且至今还经常有人借用。其实，按学理一路检验，司空图的《诗品》、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黄钺的《二十四画品》、刘熙载的《艺概》等也都可属“语丝”一类。只不过历代文人专谈某一方面的学问，于是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美文化了的诗论、画论、词论等等。

今天，我们身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变幻莫测、动荡而又开放的年代，当然，也是一个气氛相对宽松，消费激增，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年代。一方面，美国“9·11事件”后，反恐怖成为世界主义的一个重大话题，另一方面，国际资本运转的不断变向，中国的入世和现代娱乐大潮的滚滚而来，又让中西文化的新一轮交汇呈现出五彩缤

纷的多元景观，各种不同涵义的话语、模式、主义、构架、符号、批评方式，纵勾横搭，且与世俗生活、民间文化紧密相连。特别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文化需要，人生追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忙碌的学习、工作，紧张的生活节奏，步履匆匆地“你方唱罢我登台”，又常常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人不是机器，机器旧了也会生锈，金属老化了也会断裂，更何况活生生的人的神经。于是，人们发现现代人仍需要温情，需要停顿，需要静夜听细雨的滴答声，需要同星星对视，与花木相亲，猜想鸟儿的喃呢，热爱生命永远不会过时。同样，在举目皆是广告招贴、影视偶像，各种真真假假的变数和嘈杂的都市中生存的我们，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有所思索，有所反观，恐怕也将永不会过期。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这套“海上语丝”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应运而生。

“语丝”皆由心生，“语丝”当然也该不断翻新，我们在此重拾旧题，既不可能像魏晋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那么潇洒，优游于林泉山石间清谈，却照样能声名远播，流传后世；也不可能再重温唐宋才子们的举杯邀月，傲啸终日，或“中隐隐于市”式的风流倜傥。的确，今人无法回避灯红酒绿，麻将扑克，也理当认同西式咖啡，密约幽会，但思想不可能总是一片空白，情感也不可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像“大话西游”般地组装，

肥皂剧似地拼贴，也总会留下点思索的痕迹，否则，真就成了一个白痴的时代。有时，太多的信息反窒息了人的正常生活。

如是，我们这些零零星星的记录，无非是借语丝这种形式来诉说各种思绪、情感、理念的片断，或某种转瞬即逝的意识流。这与人们总是固执地怀念童年，祭奠青春，遥思未来一样，人总离不开精神的慰藉。

这套书的读者，我想大多都是年轻的朋友，但也不必受年龄的限制，因是心语之丝，得之自然的，所以，反显得有些张力；因是介乎理论与作品之间的，所以，它反而易引起更多的认同和争议。它文字不多，内容不少，七扯八拉地说到了文化、处世、爱情、事业、艺术、宗教、家园、传统、历史、江湖、社会，仿佛它能包罗万象似的，其实，也仍只是谈着两个字：“人生”。不过，对于“人生”的解读，各有各的阐释，各有各的视角，体验有别，说法也就不同。况且，我们这批生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的书生，本就不是同一年龄段的，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青春不再，往事如烟，所以情感上怀旧的倾向会显得浓些，当然，仍有冀望，仍有梦想，也仍在追求中突围。葛红兵和郜元宝两位都是三十多岁的后起之秀，青年才俊，思维敏锐，敢说敢为，冲击力较强。梁永安似介于我们二者之间，也是位颇具才情的中年学者。虽然我们这批人都来自上海的高校，但这套书既非高头讲章，体系似的厚厚

的纯论著，又非以某一事件、某一情节来展开故事的小说、剧本，它仅仅是语丝，因此较自由、活泼、随意，多数有感而发，点到为止。因此读起来并不艰涩、沉重，且不费时间，你可以静下心来一本正经地读，也可以在茶余饭后，或带在车上，或躺在床上休闲时随意翻翻，就像很累而又不想睡时，点上支烟，泡上壶茶，可能有趣，也可能无趣。不过，它多少总会引发你的某种思绪，激活你的某种心理状态，你可由此而继续去猜，去想，去编，所以，这套书也仍可一辑辑地继续编下去。而从中你不也可发现所谓教授、博士们的另一种心态，另一种活法嘛。说它是多主题，多面体的也可，我想，真是多主题，多方位的，也许才更能与现代社会相吻合，才更能搭着当代人心跳的脉搏和思考的逻辑。

撰写这套书稿的本意，是愿藉此机遇，使笔者与读者有更多面对面的平易的沟通，让许多疏远了的心灵能尽可能地相互碰撞、触摸和理解。倘若读者能从中找到些启悟，寻得些反思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大幸了。

是为之序。

金丹元

2002年2月于上海

目 录



总 序

- 一、我们的居住，我们的栖息 / 1
- 二、在时光中练习承受 / 12
- 三、对绳子要保持警惕 / 36
- 四、说吧！总要说出来 / 58
- 五、精神高潮与思想舞蹈 / 75
- 六、一切都已领会只是无由说出 / 98
- 七、在语言中成长然后衰颓 / 139

八、颤栗与抚摸 / 149

九、我所爱的无非只是女人和真理 / 171

十、谁能比宠物更珍贵 / 192

十一、坚守自己的身体比坚守自己的

灵魂更难 / 227

跋：和信念一起飞扬——

2001 年 7 月答记者问 / 232

一、我们的居住，我们的栖息



1、高处

常常，站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的高处，俯瞰着这个城市以及它深处的人群，我在想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了多少自由呢？谁适宜于居住在这里呢？那些热衷于逛街的人，城市深处的人群是他们的避难所，而大街上的任何一处拐角都会成为他们的天堂——只要有商品在他们身后的橱窗中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们，然而他们却实际上最不需要居住，他们最好的居住地在他们移动着的脚上？而谁最不宜宜在这个庞然大物中居住呢？那些喜欢独处和安静的人，那些被大商场、大迪厅击得摇摇欲坠的人，他们将无法在这个城市安身——这些最需要住房的人，他们将在这个到处是房子的地方流离失所。

在这个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王国里，任何逛街者都是勤

MAF07/07

勉的，他们用勤快的步伐追逐着商品更换的脚步，他们仿佛是为了赶到商品们的前面，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们的脚步在城市中画出来的只是拜物教的地图。

如何使这个庞然大物变得适宜于居住呢？常常站在这个城市的高处，我会感到，要么我成为一个逛街者，我的目的仅仅是在不断的游荡中将这个城市的商品们摄入眼帘，我和橱窗里的商品交换暧昧的眼神，我通过我的目光的抚摸，然后在我一个人的想象的世界中占有这些商品；要么我躲在自己的家里，和这个城市彻底地决裂，我在它的内部尝试如何脱离它，并且避免因为脱离它而遭到它的惩罚——把那些动荡和危险的城市因素关在门外，这是我对城市的抵抗，还是城市对我的惩罚？

现在让我回到那个高处，在记忆中我是被一群我并不认识的人送到这里的，最后，我被他们抛弃在这里，现在只我一个人了，所有的人都不能将我从这个高处拉下来了，我该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开始想象它，这个城市幽暗的某个过去以及它必然要来临的变成了废墟的未来，我想象这些青春着的高楼变成了断垣残壁，已经不存在了的我自己在这颓废主义的风景中哭泣。

这是午夜，月光将永远地这样偏斜，我们将永远地生活这样的午夜，而我是这个城市在午夜时分必然出现的白痴，否则，为什么在我的脑中，一切都呈现出废墟的模

样，而我竟然就在这废墟中痛哭流涕。

2、阳台

请接受我的邀请。到阳台上抽支烟吧，城市深处的不眠人，我从你憔悴的脸上已经看到了你和这个城市是无法合作的。那么，为什么不到阳台上去呢？在那个孤独的高处，没有人打搅你，你在这个城市巨大而庄严的图景之外，你的一举一动都不受这个城市的制约，你是自由的。

阳台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深深地扎根在虚无中，它是这个城市的唯一一个自我遗忘的动作，它是一个遗迹——那个遥远的带着露天门廊的乡村，那个时刻可以和天空、白云交往的乡村的遗迹，它俯瞰这个城市，因而它被那些高楼，也被睡眠的城市关在门外，在夜晚的风中漂浮着，在城市的虚空处它成了不眠人唯一的家。

阳台是属于我的具体的高处。

阳台既是建筑的一部分，又不属于建筑，它不是居住的形式，它在居住之外，在我的七层楼的阳台上，远离地面的地方，这使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俯视，俯视世界，在世界之外，这是阳台的妙处。在深深的夜里，阳台变得难以抵达，天空是湛蓝的，蓝得令我眼睛湿润，很深很远，蓝色，这样单纯，令人感动，地上是刚刚下的雪，远处的建筑物，远处的树尖是白色的，闪着洁净的光，这就

是阳台，在清冷的空气中悬浮着的阳台，独立于世，在夜里浮出记忆的阳台。

3、街拐角

街拐角是人群出现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群消失的地方。一群鲜亮的女孩子出现在街拐角，她们一边笑着，一边哼着，从街角消失了，我知道她们刚刚从我的身后来，她们来自我的身后——那个有笑声，有歌声的地方，而现在她们消失了，她们也将笑声和歌声带走了，她们带着这歌声和笑声去了哪里？街拐角也是人群出现的地方。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从街拐角走了出来，他们从一个我不知道的学校，从一个我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到的年龄走了出来，他们正走向我。我，一个陌生的 30 岁的人注视着他们，我的目光从街拐角捕获了他们，他们也在走向 30 岁吗？我的目光是有罪的，因为我的注视他们才被认为是朝我走来的，朝 30 岁走，不是他们的意识，是我强加给他们的。

街拐角，我也将从一个街拐角出现，进入另一个人的眼中，我也将从街拐角消失，消失在街那面的某个人的视线里。

4、公交车

有没有一辆车是直接开到一个叫做幸福的地方去的？我们都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到达“幸福”之地。我们都相信我们会到达那里，在那里歇息。那时我们就可以很平安、很松软，我们用不着绷紧自己了，一切该得到的我们都已经得到，一切可以想象的事物都已经变成了真的，……现在我们都以为我们是走在去那里的路上。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最终到那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走在歧路上。为了走得更快，我们发明了汽车，又因为汽车很贵，所以我们发明了公交车，古时候的人只有马，他们通达“幸福”的路就很长很长。现在我们天天乘车：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到达幸福的距离缩短了，我们和幸福离得越来越近了？

可是在汽车的站牌上没有那个叫做“幸福”的地方。没有一辆车是直接开到那里去的，我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倒车。我们所坐的每一辆车都和“幸福之地”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这又有什么呢？“幸福之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相信我们所乘坐的每一辆车都是通达那个圣地的中间环节。

“我们正在去那里！”我们对自己说。于是我们上

车、下车，再上车……

5、酒吧

酒吧是最大的魔鬼制造地和集散地。看一看那些走进酒吧的人，他们西装革履、高雅端庄、气质非凡，可是等到他们从酒吧大门，他们从那个用巨大的啤酒桶装饰起来的有着古铜色把手的酒吧大门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她们）脸色煞白，脸上的肌肉僵硬扭曲，以致于他们的嘴唇无法正常地合拢，这样他们白色的牙齿就无耻地裸露在充满酒气的夜色中，仿佛要吞噬这个夜里人类所有的对于正派、稳重、严谨、节制……这些正面操守的信仰，而他们的眼睛呢？他们通红通红的眼睛在酒吧外游离恍惚的霓虹灯光线中显得凶恶而贪婪，他们的眼睛仿佛是被他们体内的酒精点燃了，燃烧着疯狂的欲望，——他们头发蓬乱，发根中散发着酒精和烟草混合在一起的不纯的污浊的气息。

酒精使他们的身体被污染了，他们的身体变成了一团令人恐惧的浊气，他们的身体在夜色中就此失去了控制，他们在凌晨的大街上东倒西歪地飘浮着。

在深深的夜色中，是谁用一张巨大的包藏祸心的手控制了他们？

但是，一旦晨光初露，一旦东方露出一丝晨曦，他们

就从大街上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消失在城市的一个又一个角落中，早晨的理想主义的阳光是他们的敌人。虽然到一个夜晚，他们又会如前一个夜晚一样再次出现，重蹈他们的魔鬼之舞。

酒吧就这样制造颠覆（啤酒馆政变）和反主流（酒吧音乐），城市的夜色已经彻底地被酒吧统治了。

6、车站

喧嚣——车站被不知道安静的人们占有了；匆忙——南来北往的人们目的明确匆匆而过；重负——所有的人都肩负着行李；行走——人们带着很多身外的东西在这个世界行走，和行李一起旅行；身体——身体的旅行，车站人挤人，人们的身体在这里相遇，摩肩接踵；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车站具有一种还原人的力量，他把每个人都还原成自我。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关心着自己的目的地，关心着自己的班车和行李，错失了自己的班车就被抛弃了，谁都不愿意被车站收容，因而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目的之中，无暇它顾。

这里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移动的社会，流动，流动，车站是人们以到达的方式想立即离开的地方，要离开一个地方，我们就先必须到那个地方去——人类就是这样，要消灭战争就要先参加战争，要驱走邪恶就先要成为邪恶的。

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人都要经过车站，可是车站却是这个城市中谁也不愿意停留的地方。车站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强烈地呕吐着，它每时每刻都在呕吐着人群，同时又在吞噬着人群，它是这个城市的患了癌症的胃。

7、广场

元宵节，晚上，我，一个人到汉中门广场，一个人。其实广场上人很多，甚至有点拥挤，然而我不能说“我们在广场上”，我只是一个人，谁也不能和我构成“我们”。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即使是“我们”这样的词汇都是没有权利用的。我看到她也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石凳上，背着一只包，长久地坐在那里，这样的人在广场上是很少的，她和我有了某种共同点，我们都是一个人——你看我终于可以用“我们”这个词了。

8、饭店

他们人多势众，他们永远是大多数，他们循规蹈矩，他们人缘好，他们众口一词，在饭店里，大众击中了孤独者的要害，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饭店，他们在同一个规定的时间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享受酒足饭饱的乐趣，这种乐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他们在从事这一活动的时候结成了